

[日] 宫下奈都 著

羊与钢的森林

一个调音师的成长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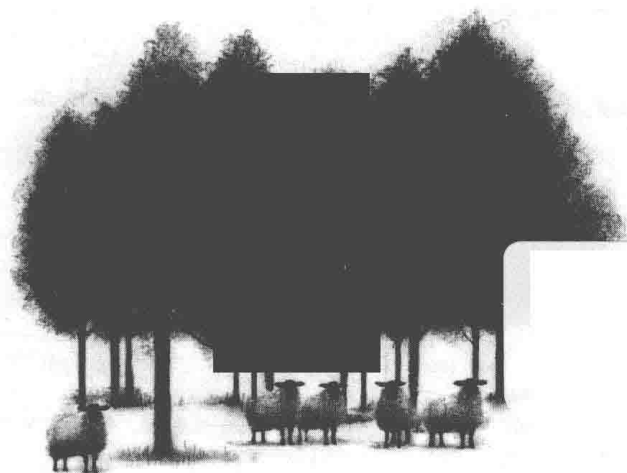


羊与钢的森林

一个调音师的成长故事

[日] 宫下奈都 著

罗越 译



中信出版集团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羊与钢的森林 / (日) 宫下奈都著 ; 罗越译 . -- 北
京 : 中信出版社 , 2017.9
ISBN 978-7-5086-7918-1

I . ①羊… II . ①宫… ②罗… III . ①长篇小说 - 日
本 - 现代 IV .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80620 号

HITSUJI TO HAGANE NO MORI by MIYASHITA Natsu

Copyright © 2015 by MIYASHITA Natsu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2015.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MIYASHITA Natsu,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Bardor-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羊与钢的森林

著 者 : [日] 宫下奈都

译 者 : 罗 越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 6.75 字 数 : 120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 01-2017-3501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7918-1

定 价 : 36.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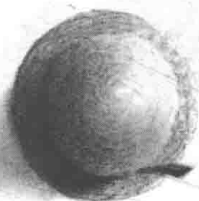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羊と鋼の森





我闻到森林的气息。那是在秋天，向晚时分的森林。树木在风中摇曳生姿，树叶沙沙作响。那即将被夜幕笼罩的、森林的气味。

可是附近根本没有森林。此刻，我身处高中体育馆的一隅，分明闻到秋天干燥的气息，夜色渐浓的傍晚图景浮现心头。在这放学后空无一人的体育馆，我为陌生人带路至此，然后兀自站在一边。

我的眼前是一架黑色的三角钢琴。对我来说，它仅仅是一架大大的、黑色的钢琴而已。钢琴的顶盖开着，旁边站着一个男人。他瞥了一眼默不作声的我，按下几个琴键，敞着盖子的那片森林便再次弥漫出枝叶婆娑的味道。夜色又浓了几分。那年我十七岁。



那天，只是因为恰巧还在教室里，班主任安排我为访客带路。那是高二的第二个学期，期中考试还没结束，社团暂停活动。同学们都早早放学回家了。因为不想那么早就回到独自居住的宿舍，我准备去图书馆自习。

“不好意思，外村，”班主任说道，“老师要开会，有客人四点钟来，你带他去体育馆可以吗？”

“好的。”我答应道。

班主任时常安排我帮他做事。是跟我亲近，比较容易开口？还是吃准了我不会拒绝？又或者因为我总是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的确，我有许多空余时间。我不太确定自己该做什么。也没什么特别想做的事。也许就这样念完高中，随便找一份工作，能养活自己就够了。

虽然班主任经常差遣我，但那些事情往往无足轻重。重要的事情自然会由重要的人去做。无足轻重的人只配做无足轻重的事。当时的我心想，所谓的访客，肯定不是什么大人物。

我突然意识到，老师让我把访客带去体育馆，却没说来人姓甚名谁。

“谁要来学校？”我问。

正准备离开教室的班主任回过头说：“调音师啊。”

调音这个词我压根儿没听过。是维修空调的吗？那为什么要带他去体育馆呢？当然，这些问题与我无关。

因为次日要考日本历史，我便坐在放学后的教室里，翻开教科书，复习了一个钟头打发时间。离四点还差几分钟，我走到教职工专用的出入口，访客已经到了。他穿着咖啡色的外套，提着厚重的工具箱，身姿挺拔地站在玻璃门的另一侧。

“是修空调的师傅吗？”我一边开门一边问。

“我是江藤乐器的板鸟。”

乐器？这位有点年纪的男士难道不是我要迎接的访客吗？真该问清姓名的，我心想。

“洼田老师说，他今天要开会，你只要告诉我钢琴在哪里就可以了。”来人说道。

洼田老师就是吩咐我引导访客的班主任。

“老师说让我带您去体育馆。”我将访客专用的褐色拖鞋摆在地上。

“是的，今天是体育馆的钢琴。”

他究竟要拿钢琴做什么呢？我不免有些疑惑，却无意深究。

“请走这边。”我转身带路，那人紧随其后。他的工具箱看起来沉甸甸的。我打算把他带到钢琴边，随后径自回家。



他站到钢琴面前，将四四方方的工具箱放在地上，朝我点头示意。好像在说，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也点了点头，转身就走。往常这个时间，篮球社或排球社的人都挤在体育馆里，今天却格外安静。傍晚的夕阳透过高高的窗户洒下来。

正当我准备离开体育馆时，背后传来钢琴的声音。乍听之下，全然不像是由乐器发出的，我回头张望，以便确定声音来自钢琴。与其说是乐器声，倒更像某种拥有具体轮廓的实物发出的响声，使人不禁回想起某些似曾相识的东西，虽然说不上来，感觉却分外真切。

他根本没有注意到我，钢琴继续响着。他并不是在弹钢琴，而像是在测试钢琴的声音，不时按下琴键。我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又回到钢琴边。

我的停留并没有打乱他的节奏。只见他从琴键前方绕到侧面，将钢琴的顶盖掀了起来。顶盖在我眼前宛如巨大的黑色翅膀，他架起支撑杆，又一次敲击琴键。

我闻到森林的气息。此时仿佛站在即将被夜幕笼罩的、一大片森林的入口处。我试图走进去，又不得不打消念头，日落之后的森林是危险的。小时候，大人们总是跟我讲那些误入森林、从此下落不明的孩子的故事。一到傍晚，就要离森林远一点，别以为时间尚早，太阳落山的速度远比想象的快。



我定睛望去，他打开地上那个四四方方的工具箱，里面装着各式各样我从未见过的工具。他要用这些工具做什么呢？跟钢琴有什么关联？又为什么要用到钢琴呢？我不打算提问，因为一旦提问，就要开始对话。无论他给出怎样的答案，我都必须就此做出回应。我无意与他交流，唯有放任疑惑在心中盘旋，不落地。

我最想问的是什么呢？当时的我不得而知。时至今日，我仍旧说不上来。每每回想，我都心下怅然，要是当时能把心中的疑问一股脑儿全说出来该有多好啊。假如能够获得令人信服的解答，那么，我至少不必苦苦追寻答案。

结果，我什么都没问，只是默不作声地站在一旁观察，生怕打扰到他。

我念的小学和初中应该都有钢琴，就算不是眼前这种三角平台式钢琴。我对它的声音也并不陌生，也曾在钢琴的伴奏下与同学们齐声歌唱。

可是，这个巨大的黑色乐器竟像头一次出现在我眼前似的。至少，我是第一次见识翅膀展开后露出的“内脏”部分。当然，还包括从中流淌出的音符掠过肌肤时那奇妙的触感。

我闻到森林的气息。秋天的、夜晚的森林。我将书包放在地上，倾听钢琴的声音一点一点发生变化。我完全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就这样过了两个多小时。



原本模糊的印象逐渐清晰起来。应该是九月的初秋，确切地说，是九月上旬。夜晚迫在眉睫，一个晴朗而干燥的傍晚，大约六点左右。镇子里天还很亮，但山间的村落已是一片昏暗，森林将最后一缕阳光拒之门外。山上昼伏夜出的生物开始蠢蠢欲动。钢琴发出的声音如此静谧、温暖、富有深度。

“你们学校的钢琴很有年头，”也许是快要收工了，他说道，“声音非常柔和。”

我“嗯”了一声，无言以对，不明白所谓“柔和的声音”具体指什么。

“这是一架好琴。”

我又“嗯”了一声，点点头。

“以前，山林和原野环境都很好。”

“哦？”

他一边拿软布擦拭着黑色的钢琴，一边说：“以前，在山林和原野里，羊群能够吃到优质的牧草。”

我是山里的孩子，老家附近的牧场养着一群悠闲的绵羊，它们的模样此刻浮现在我的眼前。

“好的牧草才能养出好的羊，好的羊才能长出好的羊毛，用上好的羊毛做毡子，现在的弦槌可比不上呢。”

我听得一头雾水。



“弦槌跟钢琴有关吗？”我问。

他看了我一眼，微笑着点头道：“弦槌就藏在钢琴里面。”

我依旧全无头绪。

“想看一下吗？”

我靠近几步。

“像这样按下琴键，看，有一个东西在敲击琴弦，它就叫弦槌，是用羊毛毡做的。”

我看到钢琴里有一个零件升了起来，触碰到某根琴弦，乐音随之响起。我无从判断，这种声音是否足够“柔和”。但那感觉分明与森林无异，九月上旬、傍晚六点、即将被黑暗笼罩的森林。

“你怎么了？”他问。

“感觉比刚才清晰很多。”我答道。

“你指的是？”

“声音背后的景色。”

此刻，声音背后的景色清晰地浮现出来。通过一连串的工序，与最初听到的声音相比，那景色变得格外鲜明。

“做钢琴用的树，是不是松树啊？”

他轻轻点了点头：“叫云杉，的确是松树的一种。”

我忽然胸有成竹地问：“是不是北海道大雪山的那种松树



啊？”我仿佛看到了那幅震撼人心的图景，声音就源自那片山林。

“不是，是外国的树。这架钢琴用的应该是北美的云杉。”

我的猜测扑了个空。莫非所有森林都有着同样的声音？所有天色将晚的时分都是同样的静谧、深邃，带着某种危险的气息。

他将如翅膀般展开的顶盖合上，开始擦拭琴盖。

“你会弹钢琴吗？”他的声音那样平静宽厚。

如果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该有多好……如果会弹钢琴的话，就能将森林、夜晚，还有数不尽的美好事物全部展现出来了……

“不会。”

实际上，我几乎从来没有碰过钢琴。

“但你喜欢钢琴，对吗？”

我不置可否。因为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明确意识到钢琴的存在。

他并不追问，将擦拭钢琴的布收好，关上工具箱，合上锁扣。接着，他走到我面前，从外套口袋里取出名片，递了一张给我。这是我第一次从成年人手里接过名片。

“有时间的话，欢迎你来参观。”

名片上印着乐器店的名称，下面则是“调音师”三个字。

调音师 板鸟宗一郎



“我可以去吗？”我明知故问。

我心里明白，没有什么可不可以，既然他发出邀请，就已经代表某种许可。

“当然啦！”板鸟先生笑着说道。

那次造访乐器店的经历，我毕生难忘。

当时，板鸟先生正准备出门拜访客户。我和他并肩走向乐器店后面的停车场，我脱口而出道：“您能收我为徒吗？”

板鸟先生的脸上既没有笑意也没有惊讶，只是平静地望着我。他把那个大大的工具箱放在地上，从口袋里取出巴掌大的笔记本，用圆珠笔写着什么，并把那一页撕下来递给我。

纸上是一间学校的名字。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调音师，没有资格收徒弟。如果你真想学习钢琴调音的话，这间学校可以帮到你。”

高中毕业，我说服家人，进入了那间学校。

家里人是否能够理解这样的人生选择，我不得而知。我是山里的孩子，由于镇上只有小学和初中，完成义务教育后，大家都会下山。这是大山里的孩子的宿命。



即便都是山里的孩子，性格却不尽相同。有些人习惯独自居住，另一些却无法适应；有些人在偌大的学校和拥挤的人潮中如鱼得水，另一些则格格不入；有些人终有一天要回归大山，另一些则随波逐流，最终在全然陌生的地方扎下根。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与价值判断无关，甚至由不得我们自己选择，在生命的某个时刻，冥冥中一切竟已尘埃落定。走进调音这座森林的我，注定要告别大山。

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踏出北海道，就读位于本岛的某家调音师培训学校，学制两年。这所专科学校规模不大，同时设有钢琴制造工坊，我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掌握调音的基本技能。当时，一个班上只有七个学生。

我们从早学到晚。教室环境类似工厂仓库，夏天闷热，冬天又很冷。教学内容还包括实际演练，例如修理一整架钢琴，或是涂刷外漆，等等。繁重的课业导致自我怀疑，我每天都情绪低落地学到很晚。我不止一次疑心，难道自己变成了大人口中误入森林、从此下落不明的孩子。我的眼前只有一片郁郁苍苍的、深不见底的黑暗。

尽管如此，我却并不厌烦，这着实有些不可思议。我不再能够闻到森林的气味，但那气息一直萦绕心头。它化作某种寄托和念想，陪伴我完成为期两年的课程。作为既不会弹钢琴，又不具



备优异音感的普通人，经过两年学习后，我已经能够把第四十九键的“la”音校准到四百四十赫兹，并以此为基准调整音阶。两年的时光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与其他六位同学一道如期毕业后，我回到家乡附近的小镇，被一家乐器店录取。就是板鸟先生所在的那家。幸运的是，刚好有一名调音师辞职，职位空了出来。

江藤乐器主要经营钢琴。社长江藤先生几乎很少在店里。公司规模很小，员工加起来不过十余人，包括四名调音师、前台、行政和销售。

进入公司前半年需要熟悉公司的各项业务，接听电话，在公司的音乐教室帮忙，在店内销售乐器，接待来店的顾客，等等。余下的时间，还要见缝插针地练习调音。

乐器店的一楼有陈列钢琴的展示厅，还设有销售乐谱、书籍的区域，两个用于授课的房间，以及可容纳数十人的小型演奏厅。我们平时在二楼办公，办公室、会议室、会客室各有一间，余下的空间作为仓库使用。

店里共有六架钢琴，理论上随时都可练习调音。但由于一整

